



常书鸿油画《画家家庭》(本报资料图片)

## 常书鸿

剪不断理还乱的  
杭州故事

1904年4月6日,常书鸿出生于杭州。因为一颗“大漠痴魂”,他把四十年艰苦而悠长的日日夜夜,留在了敦煌。直到晚年,他到北京长居。

在李辉的描述中,我们难得地读到了常书鸿在晚年回忆一生时写下的文字,提起杭州和北京,他是这么写的——

“自小生长在江南号称天堂的杭州,心满意足地活动在青山绿水的西湖之滨,并没有什么奢望地过着自己的童年。父亲在一九二三年,自北方远处工作的地方回来时,带来一些北方的土产,那些栩栩如生的‘面人’和儿童玩具,引起我的好奇心。”

常书鸿离开故乡杭州后,一生再未回到西湖的“温柔乡”中,因为他的心目,有另一个更重要的故乡,那就是敦煌。

李辉在文中透露,因为敦煌,常书鸿的个人生活受过很大的打击,他因此也失去了一个女人——他的发妻陈芝秀,也就是大女儿常沙娜的母亲。

李辉讲述,常书鸿与陈芝秀于1925年结婚,1928年,陈芝秀到法国与夫君会合,也开始美术留学生活,1931年,常沙娜出生。一个偶然的的机会,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边的旧书摊逛,翻到一本《敦煌石窟图录》,这本书改变了他命运的走向。他决定离开巴黎,去拥抱敦煌,当时妻子学业未完成,他却执意前往敦煌。1936年,他留下妻儿,独自回国。

敦煌的生活条件艰苦可想而知,对后来还是追随他来到敦煌的妻子来说,这样的生活苦上加苦。1945年,当时的敦煌研究所新调来一位总务主任,与陈芝秀恰好是诸暨老乡,陈芝秀就与这位老乡私奔了,从此一去不返。

常书鸿开始并不知道妻子是出走,以为她是去兰州看病,后来看到了陈芝秀的信件,才知道真相。李辉的讲述中,我们知道,常书鸿曾为了追赶妻子,昏倒在沙漠当中,若没有途中的一位石油勘探队的工程师搭救他,他可能就死在沙漠中了。

伤心愤怒的常书鸿,撕碎了所有陈芝秀的照片。1979年陈芝秀因心脏病去世,他们的女儿常沙娜重新粘合了母亲的照片。

李辉在书写中,给了这位中途离开常书鸿的女人以理解。他还记录了常沙娜对母亲离去的态度:“她四处询问父亲的朋友,从他们那里找回所有的母亲的照片。毕竟母亲曾在敦煌度过艰难的日子,毕竟母亲养育了常沙娜这位优秀的美术人才,母女情深,常在心中。”

# 本报记者对话《先生们》作者李辉—— 一位富阳先生还未写到

本报记者 张瑾华

李辉与老先生们的交往间长达四十年,他说:“每每念及先生们,温暖常在我心中。”

2017年,李辉在某杂志上开设“先生们”专栏,开始慢慢地钩沉那些历史,记录那些永远难以忘怀的故事,最终结集出版。

就浙江而言,有无数先生的背影,李辉如何看待他们,并记录这片土地的文脉?记者和李辉进行了一番对话——

**钱江晚报:**在《先生们》一书中,我看到了几位是浙江的先生。

**李辉:**浙江文人,潮起潮落。蒋梦麟、施蛰存、夏衍、冯雪峰、郁风、叶浅予、徐迟、黄宗江、黄宗英、苏步青、夏鼐、郑振铎、董鼎山、董乐山、何满子(孙乘勋)等等一系列人物,留存于蔓延的历史。之前我已经写过了《潮起潮落》一书,讲述的就是浙江的文化名人,2018年10月7日,杭州桂花飘香时节,我在杭州晓风书屋做过分享会。

**钱江晚报:**从《先生们》的编排可以看出,巴金先生在您心目中有特别重的份量。

**李辉:**人们常说,巴金在上世纪80年代就是一个时代,一棵大树,护卫着那些作家,譬如从维熙、冯骥才、水运宪、谌容、张辛欣等。巴老在我心目也有特别的位置。

**钱江晚报:**从《先生们》一书中可以看出,您对浙江的一些地方非常熟悉,也非常了解浙江的这些文脉。

**李辉:**浙江我来过很多次,各种采访,采风,有些就是陪着这些书中写到的老人。

比如嘉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,有丰子恺、茅盾、钱君匋、侯波与徐肖冰、陆费逵、张恨水等文化名人。2019年我去与友人去嘉兴,在新华书店谈论《名人之后》的故事。今年秋天,《名人之后》(二)或许可以出版,期待再次走进嘉兴,谈论嘉兴的名人。

**钱江晚报:**看了《先生们》之后,才知道还有一些非浙江籍的文化老人,其实跟浙江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**李辉:**巴金的祖籍在嘉兴塘汇镇,王世襄母亲金章是南浔镇人。丁聪的枫泾镇,原来属于嘉善,后来划归上海。在他们的笔下,总是寻找着点点滴滴的回家故事。

**钱江晚报:**还有哪些浙江文化名人是《先生们》这本书没写到的,您和他们交往下来,印象深刻的?

**李辉:**比如何满子。他的家乡是富阳龙门古镇。我1981年夏天坐船,沿富春江新安江前行。二十多年后再次前往梅城,之后又去了何满子的家乡龙门古镇,印象深刻。

何满子的名字是“孙乘勋”。前些年,他总是写来一些信,谈他的一些过

往。后来,他回到孙权的龙门故里,在那里一呆就是十二年。龙门故乡为何满子提供了温暖。故乡难忘,可以相信,当晚年的他题写“来这里读懂中国”时,他没有忘记龙门古镇的一切。这也是何满子先生对故乡亲人的三鞠躬。

**钱江晚报:**何满子的笔名应是源于“一声何满子,落泪在君前”的诗句吧。在写《先生们》一书时,您是不是也时时被先生们的人格力量打动?

**李辉:**从古到今,“何满子”在诗歌中,无不与苦难与痛苦相关,最有名者莫过于白居易的诗句:“世传满子是人名。临就刑时曲始成。一曲四词歌八叠,从头便是断肠声。”“何满子”先生自幼熟读经典,白居易的诗句和“何满子”的典故,他不会不清楚。可是,他却选择了它。于是,孙承郎从龙门古镇走出,何满子向世人走来——一个桀骜不逊、坦荡无畏、不惧是非的执拗文人,充满自信地走来。欣慰的是,如今先生已魂归故里。

我写的这些先生,他们身上最可贵的就是人格的力量,不仅打动了我,相信也会打动看这本书的读者们。



青年李辉